

藏风卷

哑鹦鹉·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凤巷/哑鹦鹉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12
(西风烈)
ISBN 978-7-5513-0193-0
I. ①藏… II. ①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1978号

藏凤巷

作 者 哑鹦鹉
责任编辑 党晓斌 程 明
装帧设计 风 雷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aibaisyb1@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438千字
印 张 24.62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193-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86

刻骨铭心的乡愁和乡爱

——哑鹦鹉《藏凤巷》的一种阐释

李 星

哑鹦鹉先生的《藏凤巷》展示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一个叫御苑镇的古老乡村的一条叫藏凤巷的巷子中，一户姓杨的昔日财东及其后代二十多年的生存和遭遇，具有乡村社会历史书写的性质。从小说字里行间和人物关系所透露的神秘信息看，它有一个家族历史和一个人的身世探秘、回忆的性质。历史的曲折和复杂，家族的不幸，一个与作者关系密切的人身世的一时难以诉说的压抑，使小说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心灵忧愤，而这种忧愤情绪之与更广大的社会历史的结合，很自然地衍化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家乡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人们，包括父老乡亲和个人为什么如此不幸？

第一次写作长篇的哑鹦鹉先生就给自己出了一个连写作里手也要发憊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中国乡村社会那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历史和家族史，以及其中所潜藏的一个人的身世史。如果没有对后者的情感需要，没有它作为动力，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者可能会失却了创作的动力，如果没有前者它就又容易失去作者观念中所固有的小说的社会意义。这种观念和动机的结合，就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藏凤巷》和它所蕴涵的忧愤和乡愁。

这些年写“27年”历史、正视其教训和经验的文学作品日渐增多，尤其一些中年以上的业余作者，更是各有所见、所识，可见已经构成几代人共同记忆的

历史，是难以人力抹去的。《藏凤巷》正视和如实地描写了一些这一时期历史对乡村社会秩序和人与人关系的严重破坏及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艰辛的苦难。

虽然是乡村财东，杨氏家族却是一个不仅有着皇帝时代的荣耀和新民主主义时代革命传统的家族，同治皇帝为它题过“知足为富”的匾额，慈禧太后给杨家赠过宝珠，还将贴身侍女赠予杨贵贤为妻，她正是杨善人的母亲，“藏凤巷”因此得名。而作为一方乡绅、地主的杨善人，不仅以善为本，广济乡邻，还同其堂弟一起参加地下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困难时，倾其家产，通过谢宗信悉数捐赠，其家也因之成为敌占区的地下联络点，并收留抚养了烈士遗孤天命，并以女儿英子相许。

与家族辉煌的历史和荣耀并存的是其堪可骄傲的家族精神传统。虽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杨家遭受了那么多的政治迫害和生活困境，以致英子临分娩时想吃一口白面稀汤都不可得，但是英子娘却始终坚守做人的底线，不仅连喂牲口的苜蓿都不让天命“偷”，而且宁愿饿死也不动用为他家而死的长工满囤应得的工钱，不卖传家的宝珠，直到后来，将工钱如数交于满囤弟，“文化大革命”后由天命、秀青将珠宝交给国家。英子娘有一句口头禅叫“人有善意，天必佑之”。事实证明“天”未必佑了她和她的亲人，但积德行善，扶贫济厄的行为却为她终生实践。当儿媳秀青问她，到了如此境地，为何还常为伤害自己的人辩解时，她说，人过日子“没有这拿头还行？”“拿头”是陕西关中方言，意思是指行为的主心骨，做人的定力、人生信念等，正是这种信念成为她人生的坚强支柱，并且在非正常年代，煞费苦心地将它传给天命、秀青及孙女宝珍（英子女）、孙子宝丰（天命与秀青子）。

“家贫显孝子，国难显忠臣”，省城女子师范毕业的知书达理、多才多艺的知识女性英子娘，虽然因为自身眼界和民族国家命运的原因，没有走上社会的广阔舞台，始终扮演了一个革命者妻子和遗孀的角色，历经人生坎坷，但却未掩她贤妻良母、民族和国家忠臣的精神本色，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她是《藏凤巷》一书中最具深度、最见光彩的伟大母亲形象。

在英子娘之外，作者浓墨重彩塑造的还有其养子天命、女儿英子、儿媳上官秀青、老革命程金发（老倔头）、地方戏曲阿宫腔传人由二等人物形象。天命的生父是革命烈士，他自己又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本可以留城工作，但为了养母和姐姐英子却回到故乡，做了一介普通农夫，但他还是为家乡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国家劳模。小说突出表现了他与姐姐英子、下乡“右派”秀青之间的

感情和婚姻纠葛，既表现了他的孝和义，又表现了他的情。豆蔻年华遭土匪强奸的经历，极大损伤了英子的身心，以致在与天命结婚、怀孕后因强迫而精神失常，死于分娩，有着社会政治批判和男权中心主义习俗批判的双重意义。上官秀青本来是省医院前途无量的专业女性，但因为长相出众，却成了身居高位的蒋遥家庭谋划和财富算计的牺牲品，被打成“右派”贬谪御苑镇，但是阴差阳错，她却与天命产生了感情，并在英子之后成为他事实上的妻子，生下儿子宝丰，平反后却又带着并非自己亲生女的宝珍回城，留下了宝丰身世秘密和坎坷曲折的人生。

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看到了一篇介绍美国精神病专家玛莎·斯托特所著《小心，无良是一种病》的文章，该书以作者长期的观察为依据，世界上有4%的人毫无做人的良知，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人格，大到魔头希特勒，小到我们身边，都有这样危险的人物存在。这样我想到了《藏凤巷》中德贵（烂娃）、蒋遥（猴子），正是因为他们的狼狈为奸，乘政治运动之势，造成了御苑镇以至全县坏人得势，好人家破人亡，经受了不该经受的人生磨难。相比之下；长期居藏凤巷权力顶峰的队长秃子却既有恶的一面，又有着善的一面，并且可以说以善为主，作恶只是其在大形势下的自保手段。用他后来忏悔的话说，“我也是两手进染缸，左也为难，右也为难呀！”真应了一位伟人的那句名言，大意是，路线错了，好人也会干坏事，路线对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看看秃子队长在谢宗信同志在位时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和后来的猖狂，就明白那位伟人论断的伟大正确。

除了以特殊年代乡村社会历史描述为显，以家族历史和个人身世为隐的主题之外，《藏凤巷》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对家乡历史人文传统的回顾与赞美。富平，秦时为频阳大将军王翦、王贲的故乡，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在此避难，近代史上还出现过有名的经济学家李因笃。小说中所描写的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谢宗信，他也是富平人民的骄傲，不光是因为他传奇式的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还有他对家乡人民始终的关怀和爱护，光明磊落的政治胸怀和朴素亲切的平民作风。小说让当年和谢宗信一起闹革命的程金发一次又一次回忆自己的革命历史，并将杨善人和杨氏家族与谢宗信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意在歌颂富平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此同时，小说还以不少笔墨表现了富平阿宫腔的艺术魅力，写了它的传人由二曲折悲凉的人生经历，也意在歌颂家乡丰厚久远的历史人文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藏凤巷》也是一部地域历

史风情小说。久远光荣的历史、革命的传统、杰出的男儿和多情美丽的女子、动人的阿宫腔，使《藏凤巷》不仅成为关中大地，也成为中国大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或许书中的奇世珍宝——女皇头顶的宝珠，就有作者关于自己故乡的暗喻。

2010年5月10日草毕

英子娘没承想天命这小子，除了自己的女儿还有三四个女娃子缠着，煎熬人的竟不是自己梦到的那些个俏女娃。

然而，她对天命这心尖尖，反而越发地心疼和牵挂了。

英子娘的这个梦做在天命去抗美援朝后第四年，一个夏秋之交的夜晚。白天女儿英子又一次伤感地谈到早年订娃娃亲的男人天命后，英子娘条件反射地做了一个自己最不愿做的梦。这样稀奇古怪的梦，在天命离开藏凤巷后，已不是第一次。虽说她一向不信梦，但对这样的梦，她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敏感和恐慌。

她从未把这样的梦告诉过自己的女儿英子。

这是一个山花烂漫、春光明媚的日子。天命跟一位妖艳的姑娘追逐着、嬉闹着。他们时而在天堂，时而在尘世。天际之中，姑娘脚踩朵朵白云，轻盈地飘游。远远望去，她身着华丽的盛装，裙带飘逸宛如嫦娥奔月。天命也时隐时现，一路狂追。不一会儿，两人又双双奔驰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林中树木参天，遮天蔽日。各种野兽悠然自得地在花草丛中游荡，每到一处，各色动物四下逃窜，一片惊慌。一群粗壮狂野的人，在野兽包围的林中觅食。姑娘毫不惊慌，依然挽着天命的手臂，像入无人之境，悠闲漫步。忽然，两个人竟各自骑在了一只老虎和一头狮子身上，飞奔起来。英子娘不由为他们捏了一把汗。眨眼的工夫，他们又飞上了蓝天。从一座山梁上掠过。这里山势嵯峨，状如月牙，石窟众多。山巅有石洞书声、灵湫夜月之美景。山中有王石洞、玉女洞、仙人洞、古峰洞、西女洞，深不可测。山上有泉水一眼，不涸不溢，静夜良宵，澄潭映月，淙淙泉声在

猎猎松涛中传唱。见此，英子娘似乎感觉这里极像村子北塬上的月窟山。她来不及多想便跟随他们进入洞中。洞内，与外面迥乎不同，宛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溢彩流光。里面聚集了好几百人，有一位王爷打扮的老者，正兴高采烈地在念经；聆听者激情满怀，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派节日景象。此时，天命和那位姑娘被一群达官贵人簇拥着，两人的脸上绽放着幸福的微笑。不一会儿，有人宣布婚礼开始，两位新人闪亮登场。接着，天命手挽着姑娘的手臂，并肩迈步，款款而行……英子娘一见，怒发冲冠，她恨眼前这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她暗想，既然你在我丈夫临终前答应了和我女儿英子的婚事，你怎么也不能舍义抛下我们孤儿寡母再独享你的荣华富贵。她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她这样想着，便上前理论，想要揭穿天命这个伪君子的面目，昭示天下。然而，英子娘爬了几次也没能爬起来，越是爬不起来，她越是愤懑和焦急。

此刻，女儿英子当年的遭遇又在她眼前浮现。

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那天，整个杨宅被土匪包围，枪声大作，喊杀声一片。英子娘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把自己的宝贝女儿英子藏匿起来。

此时，丈夫已带领所有家丁爬上阁楼，与土匪接上了火，正打得惨烈。英子娘顾不了丈夫，忙拉着英子往地窖里跑去。地窖有五丈深，三丈宽，这是丈夫偷偷修筑的，为的是储放一些值钱的、久置不坏的东西，必要时，隐藏老弱病残，危急避风之用。建造时，杨财东没把它放在主屋下，而建在了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厦房底下，在院外很远处的一块坟地有一个出口，一般人也不会在意。出口不远处是一条马路，正好通往陕北。杨仁善曾经在这个地窖里掩藏过不少地下党人，并将他们安全地送往北方的革命根据地。

英子娘安顿英子时，再三叮嘱她不管出啥事也不能出来，尤其在枪声未停之前。说完，英子娘返身出了门，让英子在里面把门插死。

英子娘跑到院子，急忙四下里找丈夫。此时，枪声已稀疏了许多，半天才“啪”的一下，像大雨刚停，有零星雨点滴落在树叶上一样。尽管如此，在黑洞洞的夜里，依然让她心头为之一颤。来到堂屋时，她发现丈夫已被人捆了个结实，浑身是土，血流满面。只听一人在灰暗的油灯下，用阴森森的腔调质问道：“慈禧当年赐给你家的祖传宝珠藏在哪里？”那人这样重复了几遍也没见回音，他便提高了嗓门，近乎怒吼似地喊道：“你这个老东西，长着耳朵出气呢，听到没，那宝珠在哪里？”

此人在家排行老四，因杀人如麻，当地人称他黑四。黑四嗜恶，勾结官府残害地下党，可谓十恶不赦。

“呸，你能找见么，甬问我！”

黑四凑近英子爹，咬牙切齿地说：“你给北边送人、送物，甬以为俺们不知道，要不是你有兄弟曾为党国卖命，你早就像那些地下党一样被老子宰了好几回了。你以为俺只是来找珠宝的，要找我早就找了。今儿俺来是跟你算总账的。说吧，咋个结法？甬以为俺们完了，你们赢了，俺们活不成，你也甬想活。今儿你可给俺想明白了，别不识抬举装英雄！”

“呸，狗屎，你贼驴也识相点，如今就要解放了，你过去做了那么多祸国殃民的事，如果不改邪归正，继续作恶多端，到头来，不会有好下场。”英子爹怒斥黑四道。

“这你恐怕管不了了。谁先死，谁后死，今个就要见底了，你我可能都不见得能候到那一天了！死到临头的人了，甬做白日梦了！”说着，将枪顶在了英子爹的脑门上。

“甬急。”正在这时，英子娘大喊一声跨上前去，几个土匪一拥而上将英子娘双手反绑。黑四一看，嘿嘿窃笑了，他摆摆手，示意土匪们把英子娘松开。

“看来，你们今儿是专来杀人的，那就先把我杀了吧。”英子娘毫不畏惧地说。

“杀你？不、不、不，俺从不轻易杀女人，只强暴女人。”黑四围着英子娘绕了一圈，突然停下来，阴冷地说，“姿色不错，就是老了点。”

“呸，黑四，你积点阴德吧。”

“没人让俺积呀，俺从娘肚里出来，就这贼势。咋哩，看不顺眼？”说着对着英子娘就是一巴掌，“你敢以这口气对俺胡言乱语，从小俺妈都不敢这样教训俺。”

看着英子娘眼角的血慢慢流到了嘴角，英子爹快要崩溃了，他挣扎着向黑四扑去，想用头顶他。黑四三躲两躲，就势一推，将行动不便的英子爹一下子撞在了桌凳上。

这时，英子不知啥时突然从地窖里奔了出来，她冲上去，一把将父亲扶了起来，并转身慢慢地将父亲护在自己身后。

“哈哈，这下有热闹事干了。”黑四说完，慢慢向英子扑去。

英子爹和英子娘几乎同时将英子挡在了他们的身后。

“咦，有味。”黑四说完，奋力将两人撕挖开，大喊道，“来呀，把这两个死鬼给俺看住，甬让他们坏了俺的好事。”说着，一把将英子拉在了怀里，用手拍拍英子的小脸，然后仔细端详了一番，“不错，你真是及时雨，既然送上门了，俺可就不推辞了！”接着，便将英子按倒在方桌上，不顾英子的求饶，三下五除



二，便将英子的衣服扒了个精光。顿时，整个屋子充斥着英子挣扎的哭喊声……英子娘不忍目睹，又无可奈何，一下子昏了过去。

……

想到这儿，英子娘愈加愤怒了。她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天命给揪回来，还女儿英子一个公道。她猛一用力，只听“咕咚”一声，睁开眼竟发现自己摔到了炕底下。她用手摸摸自己湿漉漉的脸，感觉浑身汗津津的，这才弄清楚自己刚才做了一场梦。

在英子娘做这场怪梦的当天，天命正和一位年轻漂亮的朝鲜姑娘依依惜别。第二天，他便和战友们一起，从抗美援朝的前方凯旋了。

次年早春，一个暖洋洋的清晨。天命驾着马车，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溜烟从乡间小道疾驶向县城，身后是他粗犷而深情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天命感到奇怪，回来好一阵子了，他自己似乎仍旧沉浸在刚刚回乡，全县人民夹道欢迎他和战友们凯旋的喜庆和荣耀气氛里，即使后来自己独自一人外出，也一直被追捧。

走在街上，天命迎面碰上四五个妙龄少女。可能是天命的帅气吸引了她们，打老远，她们就对着天命比画着，羞怯地私语着。其中有一个女孩特别引人注目，天命打眼一看，就喜欢上了她。她不仅个头高挑显眼，人也长得白净俊秀，从天命跟前走过时，竟对着天命欣喜地打招呼说：“我见过你，你就是从抗美援朝刚刚立功回来的英雄。”

“为了自己的心上人，人家连官都不做，回乡务农了。”一女子接着说。

“快对了吧！他才不是为那呢！我听他村上人议论说，他是为了人家婆家的宝珠才放弃城里的工作不干的。”另一女孩不以为然地反驳说。

“不管你们咋说，反正，我就是喜欢他。”那个女孩像是对天命说，又像是同伴说。说完，她故意扬起头，对着天命莞尔一笑，然后，欢快地一蹦一跳地走开了。

女孩叫上官秀青，这一年她在不远的邻县上高中。那日，她恰巧赶上天命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这天，她来富平县城是为赶集。

女孩走后，天命整个人虽驾着马车，心却早已有些魂不守舍了。异常奇怪的是，他竟然不知自己稀里糊涂驾着马车是如何从县城的繁华闹市穿街而过，又如

何迷迷糊糊踏上回镇之路的。

此时，不远处的田间，锄草的村民们像一群大雁排成“一”字形，并肩向前，个个脸上阳光般灿烂。他们一边挥舞着锄头，一边指手画脚地相互调侃着。打老远看，可能是有人说了荤话——有人拄了锄把傻笑得直不起腰；有人止不住乐干脆扔了手中的锄，捂着肚子倒街卧巷地圪蹴在了地里，哽噎得几乎笑不出声；有人抡起锄头，手却不听了使唤，一下子砍在土里隐埋着的石头上，“哎呀”一声锄头一晃，砸在了自己的脚趾上，疼得直抹眼泪。

这时，组长秃子粗喉咙大嗓子地呵斥道：“瞎胡闹，你们看太阳都一竿子高了，还没锄下半垄地呢，净编了闲传啦！”大伙像是没听见似的照旧该闹啥闹啥，只是稍稍收敛了一些。

合作化初期，听说县上其他地方有人不愿入社，有投井跳窖自杀的。多数人还是乐意过这种大家庭日子，大伙在一起能图个热闹。当然有个别像德贵这样好逸恶劳、日子过烂包的懒汉和二流子，好歹能跟着大伙浑水摸鱼一把。虽说见天天不亮就有人打钟，挨家挨户敲门吆喝人，天亮出去到天黑收工，日复一日，日谋两餐夜图一眠的，自然有人操心啥时下种，啥时上肥，啥时浇地，大伙倒也省心。尽管一年到头不见得能分多少口粮，可大伙都差不离，谁不笑话谁，谁不羡慕谁，自然也就谁不妒忌谁。稠了都吃稠点，稀了都喝稀点，没人跟你争究，倒也蛮公平。

新中国成立前，人们是给地主干；新中国刚成立那会，是自己给自己干；如今合了，大家一起干，就得有个管事的。秃子的真名叫李顺承。据村里的老人讲，他们这个李家属李光弼的后代。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眼看快到清明了，社里还有几大片地没锄完呢，社员不急，组长急了。如果过几天地还锄不完的话，春播就会被耽搁了。

那可是一料庄稼，是庄户人的命根子。

天命沿着羊肠小道往前走，边走边观景，边观景边琢磨着这阵子发生的新鲜事，不知不觉地已跨上了乔山山系之余脉。他远远望去，名月山、紫金山、月窟山、金瓮山、万斛山、锦屏山、天乳山、凤凰山，如一条彩色长龙在青山绿水间飘游。

这些低山丘陵横贯东西，天命儿时和英子在杨财东和老长工满囤的带领下曾登诸山游玩。有一次，杨财东将一个关于“石洞书声”的美丽传说讲给他们，说是很早以前，在一天然山洞住过不少仙女，她们都是玉帝的公主，因不甘天宫的寂寞，仰慕人间美好的事物，日日朝思暮想，一个个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虽经千方医治仍不见效。玉帝和王母商量后，便依了她们。这样一来她们既



可领略人间风光，增添灵气，又可学到凡间的佛经文化。天旨一下，她们就来到乔山前的富平大地，游山玩水，学习人间礼仪。白天她们和黎民百姓一样，采山果到市上去卖；每到夜幕降临，她们就回到山洞。山洞成了她们咏经诵文的地方，在这里，她们把一天的见闻记在天书上。她们学成后，经石洞之仙径，通蓬莱回到玉帝身边，将人间礼仪和四季生产的果蔬带给玉帝。从此，玉帝命自然神施雨助露，滋补万物。

如今，这一个个美景虽随时光流逝、气候变化已残缺不全，但御苑镇的老人一旦提起它，依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抗美援朝的大英雄，看把你张的，啥事这么高兴呀？”这时有人朝天命大喊。天命闻声而去，见春花正在地里朝他招手。

春花是组长秃子的妹妹，与英子从小一起长大，比英子小两三岁。不知为啥打小她就喜欢跟天命搭讪，套近乎。自从天命那年穿上军装成为军人，少女的芳心一下子就被天命的英武之气俘虏了。从此，春花真的喜欢上了天命。

天命一见是春花，狠狠抽了马一鞭子想逃开。这时，又听春花大声开玩笑道：“不想理我，也就罢了，连英子也不愿理吗？”

天命成为吆赶马车的驭手是在合作化之后。那会儿，杨财东家的几驾马车和十几头骡子在天命抗美援朝前那阵子就被收归了社里。抗美援朝回乡后，社里任他做了民兵排长，忙时搞民兵训练，平日里安顿他吆大车。每日一大早，天命就早早起来喂马、套车，等村口那钟声一响，便赶了大车和社员一起下地。天命从老长工满囤那儿学会了一套赶马术，鞭响而准。他驾的三匹马也似乎通人性，膘肥而驯服。这会儿，英子亦不再是小姐了，因队里姑娘媳妇多，农活总在一块干，她便和社员一样操农具下地。从小娇气惯了的英子，手掌磨出一个个血泡来。寒冬腊月，被北塬上的野风一刮，手和脸全都皴了，“噌噌”裂开无数个血口子，疼得英子泪涟涟的。幸亏杨财东旧社会还算活人，村里大多数人都得过他的救济，加之天命能干、威信好，大伙对英子当然体谅有加，总让她干一些轻省活。

一听这话，天命这才放缓了马车，目光掠过春花，在人群中搜寻，也不知为何，他一眼就瞅见了英子。英子早看见他了，见春花酸溜溜的，赶紧把头扭向一边，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也在注视着天命。

正在这时，不远处德贵迎面攥着个烂锄，扑踏扑踏从路上向这边走来，手里拿着个烂草帽，一边扇凉，一边怪腔怪调地哼唧道：

枣芽发、种棉花，英子毕业回到家；
地向社里报了名，要在村里把根扎。

麦穗开花羞答答，我把英子娶到家；
田里我教他生产，灯下跟她学文化。

这摊场让天命感到恶心，他油然而生出一种嫉恨。德贵咋可能把英子娶回家呢，这是一种嘲弄，还是一种挑衅？按德贵所说：天命回乡是为了杨财东家祖传的宝珠。即便是这样，可又有你德贵插的啥斜杠子——不自量力的东西！他竟还敢在夜里下势蹲在人家的新房外听墙根子。想到这儿天命怒火中烧：“我把你都叫碎叔哩，你看你喔熊样子么！”说着话，他抡起马鞭，就向德贵抽去。只听“啪”的一声，德贵肩上扛的锄头，被他的鞭梢打落到了路上。德贵瘦弱的身子，像是被风尾巴捎了一下，毫无控制地在原地打了个转儿，晃晃悠悠地差点摔倒。他那巴掌大的脸“刷”的一下苍白成了一张粉连纸，气也喘得急促起来。德贵没想到天命真会用鞭子抽他。他不敢怠慢，一骨碌爬起来，愣了一下，故作胆大地跳着怨道：“哎，好你个瞎尻天命，我就唱了个那，关你屁事？你犯啥神经哩，你想把我抽日塌呀！你以为我是美国佬呢，那么狠！”说着他向马车跟前扑来，嘴里还嘟囔个不停：“你来打，你来打，你娃明知道把我叫碎叔哩，还想要了我这老命不成？不过我可告诉你，老子‘虎烈拉’都不怕，还怕啥？何况，我也是社员，有政府撑腰，今后我若有个三长两短，看秃子咋拾掇你！哼！”

天命听了心里反倒乐了。你命大不害怕虎烈拉，就得让我怯火你？美国佬我都不怕，还怕你个德贵。他跳下车辕，举起马鞭，抡圆了向德贵抽去，“啪”的一声脆响，德贵大喊“我的妈呀”，随即一下子滚到了水渠里。

当天命再要抽在水渠里疼得打滚的德贵时，英子大喊着冲到了天命跟前，护住了德贵。可是，已经迟了。只是抽出的鞭子因英子的突现天命下意识减得没了多少力量，可这也足以让英子受的。只听英子“啊”的一声，便圪蹴在了地上，疼得眼泪刷地淌了下来。天命知道这下把烂子懂下了，忙扔了鞭子跑向英子。德贵见状爬起来四下里找了锄头，连滚带爬地逃了。他逃出老远，才战战兢兢地朝天命吼道：“天命，你贼种，连个女娃子都不如，你等着，我跟你没完。”说完趁机溜了。

德贵姓吴，外号“烂娃”。是吴财东的大少，其兄妹三人。为何大少竟成了烂娃？这还得从“虎烈拉”说起。

“民国”二十一年的农历七月，持续了四年多的“皮条年馐”还在肆虐。一



夜间，冷不防，一场灾难性的瘟疫——“虎烈拉”横扫了秦川大地。

虎烈拉，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人一旦染上这种顽疾，轻者上吐下泻，小腿转筋，眼眶下陷；重者三天就会闭气。镇上人一谈及此疫，无不变颜失色。

单是杨财东所在的藏凤巷，一条巷子先后就死了成十人。其中四人还是在同一天死去的。据说他们先一天均未感到不适；有人头天埋人，第二天人又埋他。像这类事不止一桩。一时间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乡下人不敢进城，亲戚邻里不敢往来探望，商店关门，外来旅客止步。人们像防恶鬼和豺狼虎豹一样悄悄劝诫说，“夜晚有人叫门，千万不敢应声”。木匠铺断了棺板。即使一些富户死了人，也以芦席裹尸，草草葬埋。一旦死人，所有葬礼从俭，看不到往年吹吹打打的送丧队伍，家人悄悄将死人埋掉，绝少听到亲人的号啕哭声。

为了隔离，一些外地病人和做日工的，被抬到北门外的招魂阁去等死。如果遇到好心主人，会给予身边放些食物、凉水什么的。这些人，十之八九生已无望。

为避邪有人在自家院门口挂红辣子和纸裤子，有的干脆去祈祷神灵保佑。有副对联写道：送瘟神一方清泰，迎福神阖村平安。东风村村民请“法官”设“法台”捉“鬼”。御苑镇城内官民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送瘟神活动，区长带领绅商等各界人士糊了个黄纸老虎，用桌子抬上，敲锣打鼓地送往石川河。到河里，对着纸老虎“砰、砰、砰”几枪，想着这样会把瘟疫赶跑，谁知，御苑镇的瘟疫非但没减弱，反而愈演愈烈。于是，有人指责这种做法是“胡闹！硬把神激怒了”。过后，请剧团唱了几天阿宫。郝家窑庆幸大难中村中未死一人，演了三晚上皮影戏庆贺。

那阵，恒心堂等药店日夜关不住门。

瘟疫随着一场连阴雨的到来，才渐渐消退。

在那年那场灾难中，吴德贵被送进招魂阁，十天后居然活着回来了。从此，镇上有人见了他也有唤他长生的。他弟二少却被虎烈拉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如果说德贵长命，那二少就显得极其短命了。德贵是这场浩劫中不幸中的万幸者，二少则是这场浩劫中不幸中之大不幸者。从此，吴财东对这幸存的独苗格外呵护，这不仅因了他是吴财东唯一能续香火的人，更重要的吴财东认为自己的大少德贵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是吴家的福星，有吉星之兆，说明吴家坟里还有圣气，吴家未来必有希望。由此，吴财东由衷地坚信：大少德贵必能成大器。

令吴财东始料不及的是，德贵没干成啥大事，反而因吴财东的溺爱 and 德贵自以为己已成千亩地里一根苗，没人敢得罪的优越条件，堕落成了一个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贪图享乐、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将吴财东的家产变卖了个精光不说，连吴财东给自己老两口做的棺材，也被他偷偷抬出去卖掉抽了大烟。德贵自己也不得不四处乞讨流浪，不然咋会落下烂娃这个赌名。

新中国成立后，划成分时，德贵因没啥地产幸运地被划成了贫农。政府念其可怜，还将过去他自己输掉的家——一个不大的小院分给了他。德贵算重新有了自己的家，自然很少乱跑了。合作化后，德贵对组长秃子言听计从，充当了帮手的角色。但在内心深处他却对自己昔日的糜烂生活，有几分迷恋，错误地以为他之所以失去荣华富贵，全是因为解放的缘故。

有一点，他尤其不遂愿：自己虽已是30多岁了，却没人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怕女儿跟了他这“烂娃”遭罪。

德贵昔日糜烂的生活阴影时常在心头萦绕，蠢蠢欲动，遇到人家结婚，男女说句话，他都有反应。他整个的身心好像一座时刻都会爆发的活火山似的，令一些善良人，尤其漂亮女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

英子阻止天命打德贵，就是不想让天命得罪德贵。德贵爱说啥说啥，天命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天命也知道不应跟德贵争究，更不能跟德贵有丝毫的瓜葛和积怨，可他就是不愿让德贵提到英子。他认为德贵提到英子的名字就是玷污了英子。

恰在这当口，四邻八乡的流行性疾病蔓延开来，一时间，各村庄悄然兴起了贴老虎、修庙、唱大戏等封建迷信活动，想以此驱赶瘟神。

针对这一活动，县上连着数日在各地举行了阿宫腔和皮影戏巡回演出。

阿宫腔是富平县独有的剧种，有资料认为它来自秦咸阳的阿房宫。项羽火烧咸阳阿房宫后，一些逃散到民间的宫女把阿宫腔带入富平；还有一种说法说秦王一女嫁于大将王翦，陪嫁的百名宫女把阿宫腔带入富平；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的唱腔讲究翻高遏低，一直遏到“宫调”上，故称“遏宫腔”。民间也有人称作“窝工腔”。

阿宫腔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它的唱、做、念、打及音乐伴奏上，以唱腔和音乐最富特色。唱腔上它讲究翻高遏低，有三放不及一遏之说，不沉不噪，激越委婉。阿宫腔曲牌多达400支，必以“十样景”开场，获先声夺人之效，给人一种美的艺术享受。主要乐器文场有二股弦、月琴、胡琴、唢呐、笛为伴奏乐器；武场节音为扮，伴奏乐器有小锣鼓、铙钹、击子、牙子、梆子等，合奏起来给人以优雅清脆之感。

由二的父亲，是演阿宫皮影戏的一位老把式，他天赋刚音，口齿流利，语言



滑稽，生、旦、净、丑皆宜，尤长于净角。演出时，他口若悬河，一气道完，如珠坠地，言行配合协调，令人叹为观止。他演《赠绉袍》的范雎被救还家，其妻上前给其净身，喷呐奏曲牌“柳生芽”十余分钟，真实地再现了一位贤惠善良的妻子把受他人陷害毒打身上沾染污垢的丈夫，从上到下清除干净的感人景象，观众观之如身临其境，啧啧称赞。

这日，天命和英子硬缠着英子娘一起来到剧场的时候，里面已坐了黑压压一片人。她俩知道自己早不过别人，坐不到前排。天命为让她母子俩能看清楚，特意扛了一条能坐下三个人的长凳子。可到那儿一看，他的眼瞪大了，里面人挤成了疙瘩，根本找不到搁脚的地方。

前边有一半人坐着能看，后边根本无法坐。因为凳子高低不一，人的个头也不一样高。人头攒动，后边的人，就是脖子伸得像墙头草一样找空隙看，也看了左边看不了右边，不一会儿就乏得腰酸背痛。最后边的人干脆站在了凳子上。有带小孩的，小孩急得不是哭，就是闹，他们就是脚跟垫起来站在最高的椅子背上，还是瞧不见，只能瞅见前边一个个人的后脑勺、脊背，有的只能瞅见前面人的尻蛋子。让这些小孩子家闹得心烦，爸爸或爷爷只好将他们整个人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就这他们还得伸长了脖子，瞪大眼睛找缝隙看。要不了一会儿，个个脖子酸痛酸痛的。

英子娘曾在省城女子学校就读，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她十九岁那年就嫁于杨仁善英子爹，与他结为伉俪。从此，夫妻俩和睦笃敬，直到杨仁善去世。

英子娘秉性直爽，庄重而不固执，自幼酷爱剪纸和绘画。善临摹前人佳作，但师古不泥古。工笔，重形似，娴熟细腻；写意，重神似，粗犷有力。或工笔或写意，无不栩栩如生。在构图、布局以及命题等方面，亦极讲究。她的作品曾多次在省城展出，深受各界注目。

一次，她在省城客寓绘就一幅鹰击长空图，适逢胡景翼将军莅临。将军惊其画技和立意之奇妙，一时兴起在画面上挥毫大书“一飞冲天”四字。

英子娘妙于丹青，丈夫杨仁善则擅长书法，她每绘就一幅，他即题诗于旁以助兴。夫妻二人以书画媲美，传为佳话。墨兰绘就，远看似蟹，近瞧似石，题以“昨从九畹过，见有数丛兰，今朝难记忆，画个蟹行看”。墨牡丹绘讫，题曰“神仙队里风流易，富贵场中本色难”。山涧丛兰图题为：“山中兰草乱如蓬，叶暖花寒气候浓”。为其鲜鱼酒坛题曰：“一坛好酒泥封口，两尾鲜鱼柳贯腮”。

天命在外围的偏僻处把英子和英子娘安顿好，由二的父亲演出的皮影戏《七箭书》已开演了，这出戏曾在省皮影戏调演大会上演出时获奖。它出自《封神榜》。该剧以武打见长，比宝斗奇，惊险激烈的情景，扣人心弦。